

摄影
记事

上海画报出版社

顾铮 / 著

自 序

1. 约瑟夫·尼瑟福·尼埃普斯
《从窗口看到的风景》 1826年
2. 路易·雅克·芒特·达盖尔
《坦普尔大街街景》
1839年左右
3. 希波利特·巴耶尔
《扮成溺死者的自拍像》1840年
4. 大卫·渥大维奥斯·希尔
罗伯特·亚当逊
《水手》 1845年
5. 尤金·杜里奥
《裸体》 1853年
6. 奥斯卡·雷兰德
《人生的两条道路》 1857年
7. 裘丽娅·玛格丽特·卡梅隆
《裘丽娅·杰克逊》 1867年
8. 纳达尔
《巴黎空中摄影》 1868年
9. 约翰·汤姆逊
《江西九江》 1868年
10. 爱德华德·麦布里奇
《奔跑》 1878年
11. 埃德加·德加
《裸体》
摄于1895年至1896年间
12. 刘易斯·海因
《爱丽丝岛的移民》 1905年
13. 罗贝尔·德马西
《人体》 1906年
14. 欧仁·阿杰
《1793年建造的安德烈·谢尼
埃公馆，克雷里大街97号》
1907年
15. 雅克-亨利·拉蒂克
《海滩》 1908年
16. 保罗·斯特兰德
《盲妇》 1916年
17. 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
《奥基芙》 1920年
18. 拉兹罗·莫霍利-纳吉
《物影照片》 1922年
19. 安德烈·柯特兹
《蒙德里安家一景》 1926年
20. 露茜娅·莫霍利
《弗洛伦丝·亨利肖像》
1927年
21. 蒂娜·莫多蒂
《吉它、玉米、子弹带》
1927年
22. 卡尔·布劳斯菲尔德
《葫芦》 1928年
23. 奥古斯特·桑德
《砖工》 1929年
24. 亚历山大·罗德钦柯
《少先队员》 1930年
25. 爱德华·威斯顿
《青椒30号》 1930年

26. 哈罗德·埃杰顿
《牛奶滴》1930年左右
27. 恩里希·萨乐蒙
《“萨乐蒙这家伙又来了”》
1931年
28. 贝雷尼丝·阿波特
《纽约夜景》1932年
29. 约翰·哈特菲尔德
《希特勒的敬礼的意味》
1932年
30. 布拉塞
《妓女》1932—1933年
31. 曼雷
《人体》1933年
32. 阿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
《约瑟夫·戈培尔》
1933年
33. 多罗茜娅·兰格
《流民母子》1936年
34. 沃克·埃文斯
《教堂里的风琴》1936年
35. 吉赛尔·弗伦德
《瓦尔特·本雅明》1936年
36. 罗伯特·卡帕
《西班牙共和军士兵之死》
1936年
37. 玛努埃尔·阿尔弗雷兹·布拉沃
《人体》(又名《评价良好的午睡》)
1938年
38. 霍斯特·P·霍斯特
《内衣广告》1939年
39. 安妮·弗兰克
《自拍照》1939年
40. 凯尔索·戴利
《珍珠港居民观看日本轰炸珍珠港》
1941年
41. 德米特里·巴尔特曼茨
《寻找亲人》1942年
42. 戈登·帕克斯
《美国的支柱》1942年
43. 维基
《批评者》1943年
44. 安塞尔·亚当斯
《半圆顶山的月亮》1944年
34. 丽·密勒
《自杀的莱比锡市长的女儿》
1945年
35. 玛格丽特·伯克-怀特
《被捕的戈林》1945年
36. W·尤金·史密斯
《走向乐园》1947年
37. 托姆·凯利
《梦露像》1949年
38. 哈里·卡拉汉
《埃莉诺》1949年
50. 奥托·斯坦纳
《行人与树》1950年

51. 欧文·潘恩
《黑与白》1950年
52. 温·布洛克
《林中》1951年
53. 鲁丝·奥金
《无题》1951年
54. 亨利·卡蒂-布列松
《克雷里大街》1952年
55. 范·德·埃尔斯肯
《锈镜》1953年
56. 比尔·布兰特
《人体》1953年
57. 约瑟夫·休德克
《窗，布拉格》1954年
58. 尤素福·卡希
《大提琴家巴勃罗·卡萨尔斯》
1954年
59. 威廉·克莱因
《四个人头》1954年
60. 罗伯特·弗兰克
《游行》1954年
61. 理查德·阿维登
《多维娜与大象》1955年
62. 浜谷浩
《插秧女，富山》1955年
63. 长尾靖
《刺杀浅沼稻次郎》1960年
64. 细江英公
《男与女》1960年
65. 阿尔贝托·柯尔达
《切·格瓦拉》1960年
66. 艾伦·金斯伯格
《威廉·保罗斯》1961年
67. 美国空军照片
《古巴导弹基地》1962年
68. 马里奥·贾柯梅里
《斯加诺》1963年
69. 哈里·雷德
《肯尼迪葬礼上的小肯尼迪》
1963年
70. 迈诺·怀特
《墙的表面》1964年
71. 泽田教一
《逃向安全》1965年
72. 伦纳特·尼尔森
《第十六周的胎儿》
1965年
73. 黛安娜·阿巴丝
《双胞胎》1967年
74. 约瑟夫·寇德卡
《布拉格》1968年
75. 埃迪·亚当斯
《处决越共》1968年

76. 美国宇航局照片
《从月球看到的地球》 1969年
77. 佚名
《被学生占领的东京大学安田讲堂》 1969年
78. 汉斯·胡伯曼
《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纪念碑下下跪》 1970年
79. 森山大道
《野狗》 1969年
80. 荒木经惟
《感伤之旅》 1971年
81. 李·弗里德兰德
《阿布奎克》 1972年
82. W·尤金·史密斯
《入浴的智子》 1972年
83. 赫尔姆特·牛顿
《无题》 1975年
84. 苏珊·梅塞拉斯
《尼加拉瓜桑地诺阵线士兵》 1978年
85. 辛迪·雪曼
《无题剧照系列 34号》 1979年
86. 加里·维诺格兰特
《洛杉矶》 1980—1981年
87. 约翰·帕弗
《纽约州哈德逊河印第安角的核工厂》 1982年
88. 巴巴拉·克鲁格
《我的脸是你的财富》 1982年
89. 南·戈尔丁
《南与布莱恩在床上》 1983年
90. 大卫·霍克尼
《人体》 1984年
91. 罗伯特·梅普勒索普
《肯与鲜花》 1985年
92. 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
《称小孩的体重》 1985年
93. 弗兰克·富尼埃
《奥玛伊拉·桑切斯的痛苦》 1985年
94. 阿隆·瑞宁格
《旧金山的一个艾滋病患者》 1986年
95. 森村泰昌
《少年2》 1988年
96. 贝蒂娜·莱恩丝
《安娜·卡列尼之三》 1988年
97. 亚历山德拉·阿瓦基亚
《捣毁柏林墙》 1989年
98. 玛丽·爱伦·玛克
《印度马戏团》 1989年
99. 凯文·卡特
《窥视着濒临饿死的女孩的秃鹫》 1993年
100. 帕特里克·德马切里埃
《宣布与查尔斯王子离婚当天的黛安娜》 1996年
- 后记

这

本书尝试用文字来“说”摄影作品与其它不算作品的照片，希望以文字与照片的互动来丰富对照片的认识。当然这种丰富其实并不是单向的，从文字到照片，因为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出现在这里的文字其实首先是被照片所激发出来的，没有这些照片，这些文字就不可能出现。

事实上，用文字来“说”照片是一件有点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有道是一图胜千言，你为什么偏偏要用这千言百语来与一张照片来展开一场意义说明的竞争呢？道理无它，主要是因为这些照片本身有着一种可以激发人们想要用文字来说说它的可能性。它们或许有着光依靠一个标题、一行说明不能完全说尽的故事内容，或许存在着可以让人想到其它方面去的思想契机。这样的话，希望用笔来写点什么并与读者分享也就情有可原了。当然，我也希望这些被照片所激发出来的文字能够引起读者对摄影的进一步的兴趣，认识到摄影有其自身的尊严，加深对摄影的了解与理解。

如果本书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太令人兴奋了。我在想，人们对摄影的某种程度的轻视，其实原因还是在于没有机会去较深地了解它。我奢望的是，人们看了这本书后，会对摄影有一种新的认识并开始尝试自己来“想”、“说”、“写”照片。

我相信，读者一定明白，除了书中所涉及的史实，我的这些思考摄影的文字只不过是一己之见，并不妨碍大家对摄影的更深入的思考。它们既不绝对，也不固定，目的只是希望引起人们对摄影的新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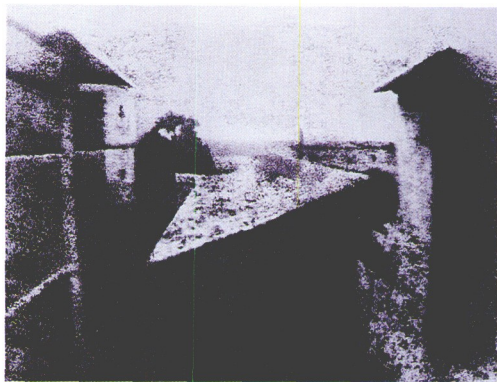
是为自序。

顾 铮

2002年8月酷暑中

1802年

英国皇家研究院学报第九期发表了固定由暗箱所得影像的研究成果。虽然最终没能将影像固定下来，但这项导致摄影技术发明的重要研究显示了重大意义。



1826

年的某个夏日，一个名叫约瑟夫·尼瑟福·尼埃普斯的法国人打开了他法国乡间住所的书房窗口。他从这个窗口拍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张照片。虽然他从窗口中看出的景色应属平凡，但人类却从此受惠于他的这一举动，从此可以看到远比这窗外景色要生动、复杂、精彩得多的各种景象。

人类从尼埃普斯打开的窗口获得一种全新的感知世界、记录观看人类活动的影像方式，开始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摄影开始在人类生活中发挥其神奇的作用。它成为经验的证明、记忆的样式、感情的容器、思考的媒介、传播的手段。

尽管由于技术的原因，这张照片的清晰度仍有问题，但画面两边的鸽棚与仓库及中间的面包房却是清晰可辨。最奇妙的是，由于曝光时间长达八个小时，因此这张照片中的两边的建筑物都受到光照，因此就有了在一张照片中同时出现了两个方向的阳光的现象。

尼埃普斯虽然作为第一个将影像固定下来的人而名垂史册，但他的影像固定方式仍不具有实用价值，因此无从普及。但是，他的名字

约瑟夫·尼瑟福·尼埃普斯

(Joseph Nicéphore Niépce, 1765-1833)



《从窗口看到的风景》 1826年

已经远播巴黎。通过镜头商人谢瓦利埃的介绍，他与一个叫达盖尔的人开始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两人的合作使摄影术的发明变得指日可待。

1



尼埃普斯画像

路易·雅克·芒特·达盖尔

(Louis Jacques Mande Daguerre, 1787-1851)

《坦普尔大街街景》 1839年左右

1827

年的某一天，巴黎索邦

大学内，一个女人走向刚做完讲演的法国著名化学家让·杜马。这个显得神情相当激动的女人自报家门是画家达盖尔的妻子。她告诉杜马说，她的丈夫眼下正着迷于将暗箱中的影像转化为永久性图像的实验中。她说她丈夫为这个研究废寝忘食，经常是一个人好几天关在屋子里埋头研究，对她送进去的食物也毫不介意，胡乱扒拉几口就又回到自己的天地中去。她问杜马：“我丈夫是不是疯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您是不是认为他



的实验具有某种实际可能性？”

达盖尔妻子的问题的确令杜马感到为难。作为一个化学工作者，他知道有些化学物质是对光线敏感的。但他在这时也确实无法断言眼前这位女士的丈夫所进行的实验是一件毫无价值的工作。他踌躇片刻回答说：“就我们目前的知识状况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不能说这是永远不可能的，而且也不能认定有志于此的人就是疯子。”杜马的这番话听起来有点模棱两可，但我们还是感到了科学家的良知。他没有对他没有把握作出判断的事物作出轻率的回答。十二年后的1939年8月19日，在法国科学院与艺术院的联席会议上，巴黎国立天文台台长多米尼克·法兰西斯·阿拉戈公开了达盖尔摄影术的详细情况。达盖尔终于成功了，他为人类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视觉方式。从此，人类图像科学开始了一个新纪元。

在这幅作品的左下角，有两个人影。从他们的姿势判断，应该是擦皮鞋匠与他的顾客。由于当时的感光材料感光度很低，无法固定在大街来来往往的行人与车马，因此大街上显得空旷无人。而这两个人因了动作相对稳定与停留时间较长，所以才有机会成为也许是世界上最早被拍摄进照片的两个人。



达盖尔肖像照片



1826年

达盖尔给尼埃普斯写信取得联系，讨论共同研究摄影的事。



希波利特·巴耶尔

(Hippolyte Bayard, 1801-1887)



《扮成溺死者的自拍像》 1840年

为他在摄影史上带来了几个第一。这是摄影史上第一幅自拍摄影作品，第一幅人体摄影作品。而且也是摄影史上第一幅男性人体摄影作品。凭这些第一，他应该有所安慰了。

当达盖尔在为自己的发明成功而欢欣鼓舞时，在巴黎却有一个人在向隅而泣。此人名叫希波利特·巴耶尔。巴耶尔从1837年开始了对摄影术的研究，但却因为听信了阿拉戈的劝阻而没有率先公开他的研究成果。结果，在这场争夺摄影术发明者的桂冠的竞争中，达盖尔成为一个胜利者。

羞愤无比的巴耶尔在一怒之下，将自己扮成一个投水自尽的溺死者并给自己拍了照片。在这张照片边上，他还附了如下的墓志铭：“陈尸于诸位面前的是巴耶尔的遗体。”所有看到过这具遗体的人都曾经赞赏过他的照片。然而，这种赞赏尽管给他带来了名声，但却一钱不值。对达盖尔优遇有加的政府对巴耶尔却一无表示。他在失望之余投水自尽。”

尽管巴耶尔与摄影术发明者的桂冠失之交臂，但他的这幅开创了摄影表现先河的照片还是



巴耶尔所拍摄的照片

威廉·亨利·福克斯·塔伯特(英)发现以高浓度盐溶液可固定影像并成功拍摄了从自己住所窗口所见的格子窗。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纸基底板,塔伯特后来称之为“摄影素描”。

大卫·渥大维奥斯·希尔

(David Octavius Hill,1821-1848)

罗伯特·亚当逊

(Robert Adamson,1802-1970)

《水手》 1845年

18世纪以降的肖像画的历史与肖像的大众化进程几乎重合,可谓齐头并进。在此之前,意味着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肖像画一直是王侯贵族的专宠,平民无缘分享。而对在工业革命后迅速抬头的社会中坚力量资产阶级来说,拥有自己的肖像成为他们的理所当然的一种愿望。摄影术的出现,正好满足了他们的这一身份要求。廉价而又能快速制作肖像的摄影术成为代表资产阶级身份利益,要求权利平等的一种民主工具。

希尔与亚当逊是早期摄影史上对著名的肖像摄影合作者。他们两个分工合作了五年时间,拍摄了大量的肖像照片。从无名之辈到名人名家,他们一共拍摄了一千五百多幅肖像。希尔负责构图与布光,而亚当逊则专事曝光与印相。两个配合默契,制作出许



多艺术价值颇高的肖像摄影作品。

从《水手》这幅作品可以看出,虽然他们的风格仍然难脱西方肖像画传统的影响,但摄影的特点还是使它们具备了一种强烈的现实品格。卡罗版照片的粗糙效果正好与表现水手的粗犷性格的要求吻合,而伦勃朗式的深色背景的处理手法更凸现了水手的雄壮。此外,由布光获得的强烈的明暗对比,水手的双手的安排,都显示出两个摄影家的精湛的专业造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在摄影术发明仅仅几年后刚面世的肖像摄影作品已经在艺术品格上具备了与肖像画一争长短的力量。

1837年

路易·雅克·芒特·达盖尔(法)以水银蒸汽使刚曝光的溴化银板成功显现影像并以盐溶液使影像长期固定。这一方法被称为“达盖尔版”摄影术。



尤金·杜里奥

(Eugene Durieu, 1800-1874)

《裸体》 1853年



计安排模特儿的姿势，而由杜里奥负责实际的拍摄。有时，德拉克洛瓦也会在边上帮助打光。等照片出来后，德拉克洛瓦根据这些照片仔细分析某个姿势的结构比例关系，然后作出素描稿。他们的这种合作方式也许是摄影术发明之初摄影与美术之间较早进行的一种交流。这是一种不存偏见的交流，既有利于摄影的成熟，也有利于绘画对摄影的认识以促进自身的发展。

5

摄影术的发明使当时的许多画家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他们认为这个科学的怪物有可能会断送了他们的前程。以安格尔为首的一批画家当时就曾经上书法国政府，要求禁绝摄影行世。

与安格尔不同，当时也已经名重一时的画家德拉克洛瓦却对摄影表现出一种理解与友善的态度。他曾经在自己的日记中感慨地写道，如果摄影术早一些发明的话，将会使画家们节省多少学习素描的时间与精力。

德拉克洛瓦不仅是这么认为的，而且也真的在自己的创作中寻求照片作为作画素材。他为掌握人体的比例关系，请了先前也曾经是画家，后来转而从事摄影的摄影家尤金·杜里奥为他拍摄人体资料照片。据记载，通常是德拉克洛瓦设



德拉克洛瓦依据此照片所作之画

8月19日，天文学家、议员弗朗索瓦·阿拉戈(法)在法国科学院的科学研究院与美术研究院的两院联席会议上公开了“达盖尔版”摄影术的详细内容。

奥斯卡·雷兰德

(Oscar Rejlander, 1813-1875)

《人生的两条道路》 1857年



6 法国文学评论家夏尔勒·波德莱尔在他的《现代大众与摄影》(1859年)中曾经非常决绝地说：“摄影必须回到它的真正责任上去，那就是它作为艺术与科学的侍女的责任，而且是它们的恭顺的、谦卑之至的侍女，就像是印刷与速记那样的既不能创造也不会取代文学的东西。”波德莱尔的话说得再也明确不过了，摄影不能成为艺术。但是，他的这番话并没能打消当时许多摄影家藉摄影创造艺术以打破世人鄙

视摄影的成见的高涨热情。英国人奥斯卡·雷兰德就是这些热情的摄影家中一人。

他的这幅《人生的两条道路》显然就是一幅要与西方绘画中的寓意画一争高下的雄心勃勃之作。当这件作品于1857年在曼彻斯特的艺术展览会上展出时引起全场关注，第一次为摄影争来了与绘画、雕塑平起平坐的地位。由于此作明显的说教性，当时的维多利亚女王在观展时将它买下作为教子之用。他的一片苦心终于得到回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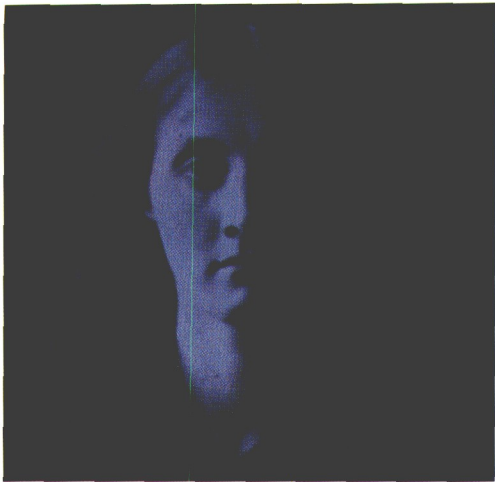
在这件作品中，他以画面的左半部分表示纵情声色、自甘堕落的人生下降之路，而以画面的右半部分表示勤勉刻苦、终有所成的人生上升道路。这幅作品尺幅为16×31英寸，共用三十张照片拼接而成。雷兰德的这幅作品虽然为摄影家赢得了荣誉，但却没有给摄影指出如何寻找真正属于摄影自己的发展道路。他只是证明了摄影也可以作画，却没有回答摄影自己的“画”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重大问题。



拼组《人生的两条道路》的照片之一

1840年

塔伯特在纸基底板上取得影像显影的成功，此为“卡罗版”摄影术。



当 裘丽娅·玛格丽特·卡梅隆夫人的长女在她母亲49岁生日时将一只照相机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她时，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这一举动对摄影史会产生什么作用。

因了这台照相机，已入迟暮之年的主妇卡梅隆夫人摆脱了丈夫远在锡兰(今斯里兰卡)的寂寞，开始了一个全新的人生。

在她用厨房改成的摄影棚里，她的亲朋好友一一登场，诗人丁尼生、科学家达尔文、天文学家哈谢尔等都曾经坐在这位妇人面前，成为这位业余摄影爱好者的镜前客。她拍摄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精英们的肖像如今已经成为历史瑰宝。奇怪的是，与知识精英们对卡梅隆夫人的肖像摄影几乎是一边倒的赞扬相反，摄影界的反应却是指责多于肯定。他们的攻击重点是她的照片聚焦不清。在专业摄影师眼中，一张焦点不实的照片岂有成功可言。但是，就抓取对象本质而言，卡梅隆夫人因技术欠佳而无法精确聚焦的缺点似乎并没有妨碍她直窥对象内心之堂奥并将其抉发无尽。在进入对象心灵的瞬间，她无暇顾及技术的要求。她匆匆地跨过技术的门槛直奔对象

裘丽娅·玛格丽特·卡梅隆

(Julia Margaret Cameron, 1815-1879)

《裘丽娅·杰克逊》 1867年



的内心。我们可以这么说，聚焦不清既暴露了她技术不过硬的弱点，但也就此成为她的影像标记。同时，这种因聚焦不清而产生的围绕对象的朦胧魅力又歪打正着地成为一种精神磁场，牢牢地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在肖像摄影中，有什么比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更重要的？

裘丽娅·杰克逊是卡梅隆夫人的侄女，后来成为英国意识流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母亲。在这张照片中，卡梅隆夫人一把攫获了她的带有神经质的梦幻气质。看着这张照片，我们甚至心生这样的念头：伍尔夫的敏感与神经质是不是就是得自于她的遗传？



卡梅隆夫人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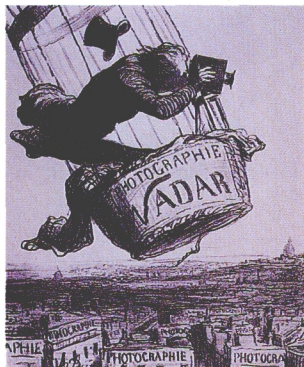
纳达尔

(Nader, 1820-1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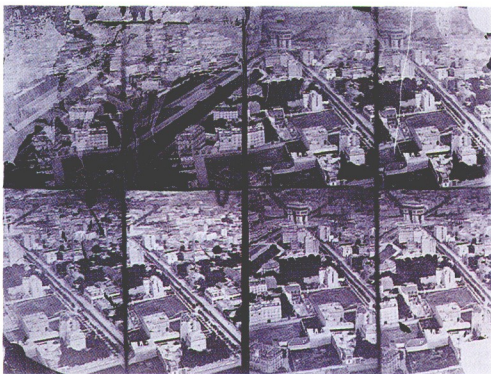
《巴黎空中摄影》 1868年

说 法国人纳达尔是19世纪的摄影巨人，此话决非言过其

实，纳达尔在17岁时作为一个活跃的讽刺画家出现在新闻界。1854年，他在圣拉萨尔街开办照相馆，为雨果、瓦格纳、乔治桑这样的文化名人传神写照。也就是在这个照相馆里，他举办了沙龙落选作品展，被后世称之为印象派的绘画新潮就是发端于这个展览会。在1858年，他经过数度试验成功地拍摄了世界上第一张航空拍摄照片。



杜米埃所作纳达尔空摄时的漫画



1861年，他又以人工照明的方式在巴黎的地下陵墓与下水道中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地下人工光摄影。1886年，他又开创了摄影采访的先例。纳达尔以他那旺盛的精力、不倦的好奇心与出众的才华为摄影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赢得了当时大众的关注。而通过摄影这个当时最先进的传播媒介，他一跃而为巴黎的明星人物。

这幅《巴黎空中摄影》的照片给当时的巴黎人带来了了解他们所在城市的新视点，他们第一次从空中这个角度观看了自己的城市。摄影术的出现，鼓励了人们观看的欲望，促使人们想方设法地从一切可能的、全新的角度去观看、记录、收集世界、获得对世界的新的认识与理解。而富于冒险心的纳达尔则是这场19世纪的观看热潮中的先锋。摄影这个全新的视觉方式的潜能因了像纳达尔这样的人才获得了全面深入的开发。

1846年

以安格尔(法)为首的画家向法国政府请愿,要求政府禁止摄影,理由是摄影是一种“不正当的竞争”。



约翰·汤姆逊

(John Thomson, 1837-1921)

《江西九江》 1868年



自 从有了摄影这个观看记录的利器,西方人观察东方的手段就获得了质的飞跃。他们将不再像马可波罗那样只以文字记载异国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在他们出行一次后带回的各种有关外国的文献资料中,多了一种叫照片的物品。照片的丰富的细节记录使得文字记载相形失色。结果,人们越来越相信照片而不是文字的真实性。而这反过来又促成了一个特殊的人群的出现:旅行摄影家。

英国人约翰·汤姆逊就是这群人中的一个。他于1865年来到香港,在此后的五年中,他在晚清中国作了长达五千英里的旅行摄影,对中国这个老大帝国作了一番深入的影像考察。他的足迹所及,西至四川湖北,南到福建沿海并最终抵达古都北京。在他的镜头里,有封疆大吏,也有死刑犯,有少年老成的少女,也有吞云吐雾的鸦片鬼。从九江城里的小贩到封建大家庭中的成群妻妾,从长江舟船到广东街景,举凡有助于了解中国社会真相的场景事物、各色人等,他都一一记录在案。与一些满足于观光猎奇的西方摄影师不同,他更注意拍摄反映人民生活实态与社会形态的照片。他的雄心是

企图通过摄影来反映清帝国的社会构造与运行机制。这实质上可说是一种带有人类学、社会学性质的影像考察。尽管这在汤姆逊也许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

汤姆逊的中国之行的丰硕成果是他回国后出版了六本有关中国的书籍,这当中以四本名为《中国与中国人民》的摄影集最为著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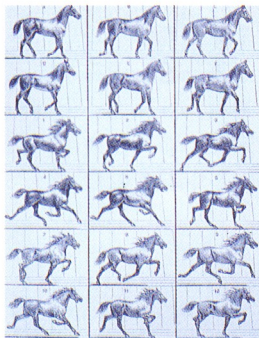
这幅《江西九江》拍摄的是九江街头一景。汤姆逊的摄影态度不喜炫奇,他用光明快,选取的角度也平稳朴实,以一种富于包容力的视角全面把握整个场景,将千百年来每天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生活场面作了生动的影像描述,对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样态作了成功的记录。

爱德华德·麦布里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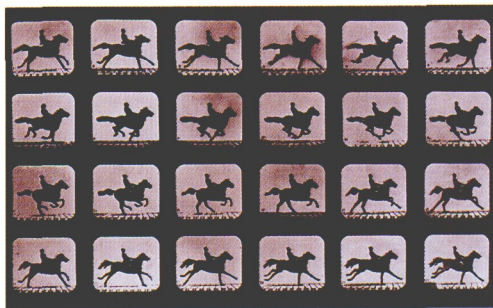
(Eadward Muybridge, 1830-1904)

《奔跑》 1878年

法国摄影家亨利·卡蒂·布列松说：“在所有的表现手段中，摄影是唯一能够在时间中固定一个确定的瞬间的表现手段。”摄影术的发明戏剧性地改变了我们感知、理解时间与空间的方式。通过凝固运动事物在时空中的运动瞬间，我们得以看到了本来不可见的（其实是不可辨别的）事物运动的真相。摄影术捕捉到了日常生活中容易被忽视的事件的某个瞬间，提示了对现实与生命的新的认识方式。它赋予时间与



根据麦布里奇的动体摄影照片制成的木刻上了《科学的美国人》杂志封面



空间表现以新的特征，并诞生了一种使两种本来水火不相融的死对头艺术与科学的联姻，合成一种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新的视觉方式。

在感谢摄影术为我们带来诸多好处时，我们必然会想到一个名叫爱德华德·麦布里奇的美国人。他的动体摄影开启了将时间与空间结合起来表现运动过程的先例并且为后来出现的电影奠定了一种观念的与技术的基础。

麦布里奇是为了解决马在奔跑中是否四蹄同时腾空这么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而开始他的动体摄影实验的。他设置了24台照相机，在奔马经过的路上放下每台相机的快门线，当奔马的马蹄绊动快门线时，快门就打开记录下奔马经过的瞬间。当马跑完全程时，24根快门线都被绊动，快门因此都已打开，这样就得到了马的整个运动过程的24个瞬间。结果他的影像清楚地证明了马在快速奔跑时有四蹄同时腾空的瞬间出现。

他的分解时间与运动的摄影方法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他的动体摄影作品集出版时，人人争购。就连印象派画家德加也事先预订，并参考其照片制作奔马的雕塑。而他为解决时间过程的空间表现所采用的用瞬间叠加展开时间的照片并置方法，至今仍然是许多摄影家乐于采用的一种视觉样式。

1851年

世界上第一个摄影协会在巴黎成立。布兰卡尔-埃弗拉尔(法)发明“鸡卵纸”(1850)并设立大规模的印相工厂，开始刊行摄影集。



印象派画家德加一度曾经相当热衷于摄影。他对摄影发生兴趣的时期大约是从19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据评论家达尼埃尔·阿勒维回忆，在德加出席他家的晚宴时，他常常会在餐后提议拍摄照片留念。而且他会马上急不可待地说这就回家去拿照相器材。由于他家离阿勒维家很近，因此他很快就会扛着包括三脚架在内的一应照相器材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而一旦开始拍摄，那他更是一改宴会上的彬彬有礼，发号施令，俨然一个不可抗命的君主。为拍摄一张画家雷诺阿与诗人马拉梅的合影，德加动用了9盏石油灯，曝光时间足足化了15分钟。由此可见他的摄影热情之高。他不仅热衷于拍摄，甚至还曾经考虑自己要掌握冲印照片的技术。

德加的确从摄影中获得了莫大的乐趣，但是热衷摄影的最大收获是，摄影给了他的绘画以

埃德加·德加

(Edgar Degas, 1834-1917)



《裸体》 摄于1895年至1896年间

相当大的启示。他的许多作品的构图明显地呈现一种开放性的结构，画面似乎是从现实生活中任意截取的某个生活断面。从他的摄影经历看，人们不得不相信，摄影的视觉方式对他的这种构图方式产生过影响。

这里介绍的照片是他自己拍摄的模特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他更为注意的似乎是记录人体动作（尽管显得相当别扭），而一般意义上的照片的影调分布等原则似乎并不是他所关心的。而他根据这张照片所作的习作，则非常明确地反映出摄影与他的绘画的密切关系。



德加据此照片所画之素描